

涂纪亮哲学论著选

第一卷

分析哲学 及其在美国的发展

■ 涂纪亮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涂纪亮哲学论著选

第一卷

分析哲学 及其在美国的发展

■ 涂纪亮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涂纪亮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0

名家学术

涂纪亮哲学论著选 第一卷

ISBN 978-7-307-05587-2

I. 分… II. 涂… III. 分析哲学—研究—美国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541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50.25 字数: 721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587-2/B·174 定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学术思想自述（代序）

自1956年调入哲学研究所工作，迄今整整50年。这50年我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从事哲学翻译，8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哲学翻译与哲学研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但又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因为，从事任何学术翻译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哲学翻译尤其如此。否则，就无法理解那些晦涩难解的哲学概念，就无法正确表达原著的哲学思想，从而也就无法作出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另一方面，翻译工作又能为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创造一些十分重要的，甚至必要的条件，翻译工作有利于迅速提高外语水平，有助于培养研究者获得准确理解和表达外国哲学原著思想的能力，同时也能为研究工作广泛收集资料，扩大知识面，丰富哲学知识，为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这一生的工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一、通过哲学翻译进入哲学殿堂

1948年我毕业于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要学习英语和法语。解放初期被分配在军委民航总局政治部主要从事宣教工作，但我的志趣仍倾向于外语翻译。当时英语应用范围较窄，俄语成为社会上广泛需要的第一外语，这激发起我学习俄语的念头。由于条件限制，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收听广播电台的俄语讲座，后来又参加中苏友协主办的讲习班。1952年秋，北京市俄语广播讲座和中苏友协举办国庆俄语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篇俄语短文应征，不料被取为第二名，应邀到北京广播电台介绍自己学习俄语的经验。当时我采取一种自以为颇有成效的自学俄语的方法，这就是选出几本有优秀中译本的俄文原著，

逐段精读，译出初稿，然后与中译本对照，检查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有哪些错误，译文表达有哪些不如中译本，从而提高自己的俄语理解能力与翻译水平。

1956年，周总理作过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提出专业不对口的知识分子可以申请归队。当时中国科学院招聘翻译人员，我提交一篇俄文译稿和一篇英文译稿应聘，结果中选，被录取到哲学研究所担任《哲学译丛》的翻译。《哲学译丛》这个刊物主要发表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西方世界新近发表的哲学论文的译文，文种以俄、英、德为主。为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译者熟练地掌握有关的外语，而且需要译者具有较扎实的哲学基础。我当时无论就其中哪个方面来说都有很大差距。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我除了认真阅读几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外，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郑昕、洪谦、任华等老教授开设的哲学课程，任华教授和王太庆教授还校改过我的好几篇俄文和英文译稿。经过一年多的专业学习和翻译实践，我的翻译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基本上达到独立翻译的水平，并开始为其他同志校稿。

1956~1958年间，我除了在《哲学译丛》上发表译文数十篇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西欧哲学史论著的翻译，如参与翻译奥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发展的主要阶段》等，特别着重参与与费尔巴哈哲学有关的论著，如加巴拉耶夫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巴斯金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以及敦尼克等人主编的《哲学史》中的《费尔巴哈》一章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写出《费尔巴哈的认识论》一文，这是我写的头一篇哲学论文。

1959年，《哲学译丛》奉命停刊，我被调到《哲学研究》编辑部负责处理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稿件。为组稿、审稿等工作，我经常与我所、北大、人大等校的金岳霖、贺麟、郑昕等老教授接触，聆听他们对审稿的意见，这对提高自己的西方哲学史水平起了重大作用。当时，为推动国内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我从苏联书刊中选出数十篇论文，编成《论黑格尔哲学》、《论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西欧哲学》、《论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等译文集，以《哲学研究》编

辑部名义出版。

1961年，为筹备《哲学译丛》复刊，我又被调回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蒙让的《爱尔维修的哲学》一书。1963年，哲学所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在该室除继续编辑《哲学译丛》这个刊物以及编辑《苏联哲学问题论文集》、《伦理学问题译丛》、《美学问题译丛》几本译文集外，开始从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这个专题的研究。为此，除阅读康德的著作外，还翻译了波波夫的《康德和康德主义》、沙什凯维奇的《康德的认识论》以及巴克拉捷的《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等著作，写了《新康德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文（未发表）。

1965年，我被派往江西参加“四清”，1966年调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调到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调回北京参加“斗、批、改”，直到1976年秋才恢复业务活动。在这整整十年间业务完全停顿，我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法语和德语。在浙大外文系期间，我学过三年法语，此时从头拾起还不太生疏。1973年，我试译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第一、二讲，还不太困难。不过，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学习德语。60年代初，为配合康德哲学的研究，我已开始学习德语。当时采用过去自学俄语的方法学习德语，进展颇快。1974年开始以德语原著为依据，参考俄语译本，翻译三卷本的《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还为其中《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写了较长的译者引言。其后又翻译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也为该书写了较长的译者前言。对于翻译哲学名著，参照不同语种的文本，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原著，而且也可借鉴不同的表达方式，对提高译文质量大有好处。

80~90年代，我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但最近十年也花了不少时间从事哲学翻译。90年代下半叶，应出版社之约，我主编了12卷的《维特根斯坦全集》，并翻译了其中《蓝皮书》、《一种哲学考察》、《哲学研究》、《心理学哲学评论》、《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杂评》以及《论数学的基础》等后期著作。这是目前国内首次编辑出版如此系统全面的全集，几乎收入维氏的全部著作（未收入维

氏的书信，因其中有许多书信与哲学关系不大），比1989年出版的八卷本德文版《维特根斯坦著作集》补充了许多材料，并重新作了编排。其后，与陈波合作，主编了九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其中我翻译了《皮尔斯文选》、《杜威文选》和《莫里斯文选》三卷中的大部分论著），和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其中我翻译了《自传》、《理论和事物》和《一些离奇的想法》三册）。最近又应出版社之约，重新校订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并补充以《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一书最后一章“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较完整地表达了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思想。

由于我在翻译近代、现代和当代西方哲学论著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在俄译汉、德译汉、英译汉等方面有一定造诣，因此在1983年被选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1986、1992、1999年相继被选为第二、三、四届理事，兼任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委员、顾问，2002年被中国译协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04年被选为名誉理事。

二、分析哲学研究

1978年，我被调到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从此正式转入科研工作，着重研究现代英美哲学。这次转行既出于工作需要，也出于个人兴趣。自中美建交后，美国哲学日益引起国内哲学界的关注。1973年，我参与翻译苏联哲学研究所主编的《哲学史》第五、六卷，已引起我研究现代英美哲学的兴趣。1975年，我在广泛阅读当代美国哲学论著的基础上，在杜任之、洪谦、江天骥等老一辈专家的协助下，着手编辑四卷本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于1978~1980年间出版，1991年出版修订本，改名为《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1979年，我被任命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同年，参与筹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并被选为第一届秘书长。

1980年，哲学所派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从

事美国哲学研究，为期两年。我主要住在该校奥本尼总部，还先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期一周至两月的短期访问。在美期间，我主要研究现代美国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其方式以个人阅读有关著作为主，以与美国哲学家交谈和讨论为辅。在美国研究美国哲学，在图书资料方面自然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这为我从事美国哲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82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被评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编了《当代美国哲学》、《当代英美哲学》和《分析哲学》等书。同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现代西方哲学编写组常务副主编，为该卷撰写数十个词条。1983年，作为中国哲学代表团成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出席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80年代上半叶，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一书（共两卷），此书作为一部专著列入国家“六五”科研规划“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研究”这个项目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分析哲学一直在英美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其他国家中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我国哲学界过去对这个流派研究较少，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国出版的头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专著。此书首先阐述分析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阐述它的创始人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观点；其次介绍分析哲学的头一个大支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以及与实用主义结合后形成的各个支派，再次介绍它的另一个大支派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及其在美国的传播，接着介绍6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两大领域内形成的一些学派或学说；最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认为分析哲学家在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领域内，采用了一些新方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并且摸索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对于这些成就，我们应当重视，进行具体分析，吸取其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许多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也需要严肃地给予科学的剖析和批驳。

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被哲学研究所评为优秀科研成果，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分析哲学”课程教材，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名著述评》一书中也对它作了评介。

三、语言哲学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叶，我从分析哲学研究转入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紧密相联，在国内外一些论著中有的把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仿佛分析哲学就是语言哲学。我则主张把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认为它们虽然紧密相联，但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分析哲学指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思潮，与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属于同一范畴。语言哲学则指一个研究领域，与科学哲学、逻辑哲学等属于同一范畴。尽管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家的一个普遍重视的领域，但不是他们的唯一研究领域，他们在科学哲学、逻辑哲学、心智哲学等领域内也作了大量研究。尽管有些语言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但有些语言哲学家却是现象学家、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

我国哲学界过去对英美语言哲学作过一些研究，对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较少涉及。我在国家“七五”科研规划中承担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力求在分别考察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对这两大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为此，我首先写出《英美语言哲学概论》这本专著，相当全面系统地阐述英美各派哲学家（主要是分析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目前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中间，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缺乏一致认识，因此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课题也缺乏一致认识。我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在本书中探讨以下九个问题：（一）词、语句以及语言分析，这涉及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二）指称理论，这涉及名称、摹状词以及语句的指称对象；（三）意义理论，这涉及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着重研究“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四）意义检验理论，这涉及语词和语句在什么条件下才具有意义，或者说，什么

是意义的标准；（五）真理问题，这涉及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六）必然性问题，包括自然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的区分，必然命题、先验命题和分析命题的区分和联系，以及必然性与可能世界等问题；（七）言语行为与意义的关系等问题；（八）意向性问题，这涉及意识、意向性与意义等问题；（九）语言与事实，这涉及对“存在”一词的理解，抽象实体的本体论地位、语言构架或理论体系的本体论意义等问题。当时这是国内出版的头一本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按历史顺序阐述和评论英美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的专著，出版后引起国内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注意。

接着，我转向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研究，与某些学者合作写出《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这本专著。对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新课题。有些英美哲学家否认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存在，仿佛研究语言哲学的人只限于英美分析哲学家。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欧洲大陆哲学家当然可以从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出发，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只是他们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有待于发掘和整理。目前在国外只出版了为数很少的著作探讨个别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还很少有著作概括阐述和评论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哲学流派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国内，此书是头一本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它按历史顺序分别阐述现象学、存在主义、释义学、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流派 20 多个代表人物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开拓这方面的研究首先迈出重要的一步。我认为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沿着三条线索：一条是从布伦塔诺、现象学到存在主义；另一条是从古典释义学、释义学理论到哲学释义学和批判释义学；还有一条是从普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三条线索并不是彼此隔绝，而是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因此既要看到这三条线索之间的区别，同时也不要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完成《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和《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二书的基础上，我于 1991 年着手撰写《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一书，这是本课题的最终成果。此书试图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对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和比较。为此，此书在概述语言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线索之后，首先比较现代西方哲学家所采用的语言研究方法，然后依次分析和比较他们在语言的要素、结构、类型、功能等关于语言的性质方面的不同观点，再次探讨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意义理论、指称理论、意向性理论、真理理论以及理解和解释理论，最后考察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以上每个问题，此书既从纵向的角度考察有关观点的历史演变，也从横向的角度考察不同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提出自己的简短评论。

从对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分别考察中可以看出，这两大传统的语言哲学家都普遍重视对哲学中的语言问题或者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各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所谓“语言转向”。不过，各派哲学家考察这种转向的出发点、侧重点以及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粗略说来，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转向”。一种是英美哲学家，特别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等分析哲学家心目中的“语言转向”，这就是把语言看作哲学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的活动，全部哲学问题就是语言批判，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科学语言、哲学语言以及日常语言的意义，哲学是一种显示或者确定命题的意义，排除语言混乱的活动。另一种是欧洲大陆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存在主义者或哲学释义学家心目中的“语言转向”，这就是把研究语言看作研究哲学问题本身，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用以表达情感和交流思想的手段，而且还是存在的住所。他们强调逻各斯、语言 and 存在之间的密切联系，逻各斯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一种根植于作为真理的存在之上的逻各斯。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英美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侧重于从方法论角度探讨语言哲学，把语言哲学看作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而在欧洲大陆哲学家中间，存在主义者、哲学

释义学家以及某些现象学家，则主张从本体论角度探讨语言哲学，把语言问题看作哲学问题本身，把语言问题与存在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由于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比较重视语言的结构、类型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英美语言哲学家通常不大关心的。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在其出发点和侧重点等方面的这些显著分歧，是与它们分别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传统这一事实密切相关，而这又来源于它们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民族、语言、习俗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于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在对语言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想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因此，我在对语言哲学中的这两大传统进行分析比较时碰到许多困难。首先碰到的困难是需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构造一个统一的、具有一定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以便把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哲学理论都包容进去。但是，目前国内外语言哲学界对语言哲学这门学科的范围和课题尚未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而且至今在国内外尚未出版任何一本从宏观角度概括评述或者分析比较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两大传统的论著可资借鉴。此书对各个章节的安排，只是为了便于分析比较，把有关的各种语言哲学观点归纳为若干问题或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内容充实、结构严密的理论框架，只能说这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种开拓性尝试。尽管如此，此书出版后仍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关注，199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此期间，我还主编了十卷本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按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道德哲学、逻辑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人文哲学和社会哲学编排，这是国内出版的头一本按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编辑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评传。此外，还主编了《现代世界哲学》一书，分别评介东方哲学（中国、印度、日本）、苏联东欧哲学（苏联、南斯拉夫、民主德国）、西方哲学（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以及阿拉伯哲学的概况。

1988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辞去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职务，但继续承担研究课题的任务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同

时，继续担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主持学会日常工作。2004年，因超龄辞去副理事长职务，被选为名誉理事长。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文学、史学、哲学学部，被选为该学部荣誉学部委员。1989~1990年间，应邀去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以及法国人文科学院访问，近一年左右，主要研究当代英国哲学和现代西欧哲学。1991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

四、美国哲学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我全力投入撰写三卷本的《美国哲学史》一书。早在70年代，我已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在开展这项研究时，我采取从研究当代美国哲学着手，再向前追溯其历史发展的办法。为此，我在1975~1979年间主编了四卷本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1980~1982年在美国进修期间，着重研究当代美国哲学，同时考察17~19世纪美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由于分析哲学在当代美国哲学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语言哲学又是分析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领域，因此我在1982~1991年间一直致力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直到1992年才全力投入《美国哲学史》的撰写工作。

为叙述方便，本书把美国哲学近40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时期：（一）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的殖民时期。（二）从18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三）从19世纪初到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的“保守时期”。（四）从南北战争到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五）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也是美国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流派或哲学体系的“黄金时代”。（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末美国哲学在西方哲学舞台上跻身前列的时期。在美国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第五、六这两个时期最为重要，因此本书以两卷的篇幅分别着重阐述这两个时期。

在我看来，美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沿着三条线索：一是美国

哲学的发展与每个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联，这种联系在社会动荡或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二是由于宗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此美国哲学的发展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都与宗教的演变保持密切联系；三是美国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终紧密相联，相互促进。就与西欧哲学的关系而言，美国哲学经历了从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西欧哲学，特别是英国哲学，到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再进入现代西方哲学的前列，并在某些领域内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这样三个阶段。

对于上述六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本书首先简述该时期的社会概况，然后简述该时期中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或哲学领域，最后以绝大部分篇幅详细阐述有关哲学流派或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这就是采取一种从面到点、以点为主的撰写方式。对于所述及的每一个哲学家，本书首先对其生平和著作作一简单介绍，然后着重阐述其基本哲学观点，最后简略分析其思想渊源、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在思想上的异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不着重评论其观点的是非优劣。我认为哲学史著作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哲学家的思想的分析和评论适宜于由专著或论文来承担。本书篇幅有限，每个哲学家所占篇幅少到数千字，多则一万余字，不可能在这样狭小的篇幅内对有关哲学家的观点作全面、详尽的阐述，更不可能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因此，本书对这一百多位哲学家的描述，至多只是一幅幅粗线条的速写或素描，不可能是细致入微的肖像画。

哲学史是史料和评论的结合，写任何一部哲学史，既包括对史料的搜集、整理、筛选、转述和引证，也包括对史料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叙和论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至于在撰写中究竟以叙为主还是以论为主，究竟采取边叙边论的方式还是采取叙论分开的方式，不同的作者可以作不同的处理。本书采取的是以客观叙述为主、个人评论为辅、叙论分开的方式。所谓“客观叙述”指的是根据哲学家的原著，扼要陈述其基本观点，作一些很必要的引证，把个人对这些观点的分析或评论明确分开，避免读者把哲学家的观点与作者的评论混淆起来。这里所说的“客观叙述”只是就其相对意义而言，不可能在叙

述中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见解。我力求把向读者如实地呈现美国哲学发展的本来面目看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不以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为主要目标，相信读者从所叙述的一百多位哲学家的观点中获得的启示，肯定远远超过从我对他们的评论中获得的点滴见识。

由于本书涉及面相当广泛，从时间上涉及三百多年的哲学发展历程，从流派上涉及30多个彼此观点相距悬殊的哲学流派，从人物上涉及一百多位哲学家，而每个哲学家所撰写的论著少则数部，多到数十部，这样广阔的范围和这样众多的论著显然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穷尽的，也不是这三卷的篇幅所能包容的。我只是尽其所能地探索美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把握每个哲学流派哲学家的基本观点，简明扼要地作一些粗线条的刻画，为读者开展某个哲学流派或哲学家的专题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为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铺下几块奠基石。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好评，2002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五、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90年代末，我转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这个课题。我之所以萌发从事这项研究的念头，主要是因为当时应出版社之约，主编12卷的《维特根斯坦全集》，并翻译了其中大部分后期著作。在此之前，我在《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二书中，也曾分别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作过一些粗浅的研究。此时通过主编他的《全集》和翻译他的大部分后期著作，我对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哲学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发觉我过去对他的研究含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过去的研究主要依据《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部代表作，而未认真研究他的其他大量著作。（二）过去的考察面太窄，基本上只限于研究他的语言哲学思想，而忽视对他在心理学哲学、数学哲学和文化哲学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三）过去大多侧重于研究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而没有把他的思想与他

的经历、个性等联系起来考察，也没有细致深入地把他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前辈、同时代人以及后辈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四）过去单纯从英美哲学传统的角度考察他的哲学思想，而没有同时也从欧洲大陆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我在此书中从评述他后期的哲学观，即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着手，依次较详细地考察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心理学哲学思想、数学哲学思想和文化哲学思想，最后在结束语中考察他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关于他的成就和品格的评价。在评述他的哲学思想时，不仅把他的哲学思想与英美哲学家的思想相比较，还把他的哲学思想与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相比较，以便说明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此外，我还注意把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经历、个性等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在他那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联的。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这个重要观点。由于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前期著作对逻辑实证主义发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后期著作对日常语言学派发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过去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他看作分析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或者看作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我过去也持这种观点。诚然，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无可否认，因此把他看作分析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或者它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也无不符合事实之处。不过，这种观点忽视了他的思想中也有许多观点不属于科学主义思潮而属于人本主义思潮这个事实。本书着重从他的哲学观点和个人经历、思想渊源这两个方面论证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就哲学观点而言，粗略说来，他在语言哲学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早期著作中的观点，基本上属于以弗雷格、罗素等人为代表的分析主义传统，他的后期著作中的观点虽然背离了罗素等人的传统观点，但仍然属于分析主义传统。与此相对立，他在文化哲学方面的观点基本上属于人本主义传统。在心理学哲学中，他的某些观点与詹姆斯的观点相接近，另一些观点又与释义学家的看法相类似。在数学哲学中，例如在对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看法上，他既没有对这三

个流派全盘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分别有所取舍。总之，在这四个方面，他的部分观点属于或者倾向于科学主义传统，另一部分观点属于或者倾向于人本主义传统。就他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渊源而言，他在其一生 60 余年中，有 40 年左右生活在欧洲大陆，有 20 年左右生活在英国，这种经历为他接受这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他在一生中接受的思想影响，也是来自英美哲学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这两个方面。在语言哲学和数学哲学这两个领域内，主要接受弗雷格、罗素等人的影响。在文化哲学领域内，主要接受叔本华、尼采、斯宾格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影响。这些来自不同传统的影响也有力地促使他成为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

过去我侧重于从宏观角度考察某一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某一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或某个国家的哲学（如美国哲学史）的历史发展，本书则侧重于从微观角度考察一个哲学家在某一阶段的哲学思想。尽管此书大大缩小了研究范围，但由于涉及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心理学哲学、数学哲学和文化哲学这四个方面的观点，因此范围仍然较广，难度也较大。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易理解，我对他的思想的评述即使没有误解，至多只不过是一家之言。此书出版后也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好评，本课题结项时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

六、实用主义研究

21 世纪初，应出版社之约，与陈波合作主编了九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这也促使我萌发研究美国实用主义的念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了“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这个课题。过去国内外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大多以哲学家为纲，按历史顺序依次评述各个实用主义者的哲学观点，从而评介整个实用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本书采取一个新的视角，改为以基本哲学观念为纲，按历史顺序依次考察从古典实用主义者到新实用主义者对有关哲学观念的各种看法，分析这些看法之间的异同，梳理它们的发展线索，弄清楚实用主义的基本观念在其一百多年的历